

御製擬白居易新樂府

冊二



08465

司天臺

引古以儆今也



司天臺名初後世製自古
乃命羲和堯所欽璿璣玉
衡舜所觀以定歲紀授人

三之一

時釐工熙績是之取司天
臺不聞唐虞之世言祥灾
予謂雨暘時若斯祥耳旱
暵水潦誠灾哉敬天勤民
當慎茲慶雲壽星非所知

不能宵旰敬勤盡君道速
現天文時變斯已遲司天
臺高聳京城東南隅各種
儀器上置諸測量度數察
柔杪三辰七政赤道黃道

二之二

各有經緯圖

皇祖精製足為萬世模四
時正八政敷欲問白家少
傳今日司天之臺何如乎

捕蝗

刺長吏也

毫末弗扎尋芥柯涓弗
絕成江河由來去害在始
萌尾大不掉將如何一蝗
能生九十九物類繁衍惟

此為最多其甫出也去之
猶覺易及其長翅飛如驟
雨捕之難盡必致傷黍禾
所以每歲春夏之間設遇
缺雨先慎此五申三令不

厭為譙訶

捕蝗法令甚嚴或當春夏缺雨

恐蝻孽潛滋必屢飭督撫

董屬搜捕毋使竊發有司

皆畏法預除數

年來幸無蝗患

未致害豈非綢繆以豫有

司畏法因此勤搜羅興元

二之四

年間蝗為灾奪民之食誠

哀哉捕蝗獨有河南吏以

錢買蝗出無計想其受價

仍利民何乃謂之重勞費

二語反居較之坐視終為

易詩意

差異哉白傳乃為刺若然
將終不捕乎是非殊覺斯
倒置况乎秉畀炎火小雅
云姚崇遣使曾殷勤若云
善政能驅蝗吾惟半信半
謂其荒唐及至吞蝗感以
誠吾惟盡力除害於其始
一之為甚而不能再為稿
情之沽名

昆明春

思王澤之廣被也

昆明春非始唐宗及漢帝

嘗聞堯時治水此停船

見潘

岳關中記及
三輔黃圖

因有神池靈

沼之名字茂陵因而深廣

二之六

之乃為樓船習戰事却因
地高鮮來源旱則枯竭成
桑田八水引注貞元間始
得澗漾仍舊觀不惟活潑
樂魚鳶復有菰蒲之利焉

菰蒲無租魚無稅是以居
易思王澤之廣被而有昆
明春之篇吾謂其然豈其
然德宗之時特言利苛取
兩稅間架錢居易欲其吳

二之七

興罷權茗鄱陽休封銀叶
是謂之姑徐耳以德宗
之鄙吝抑豈能行旃昆明
春今之昆明昔之太液曾
無異太液在秦既可移名

燕金時於燕京作瓊華島
時其下為太液池蓋借漢
瀛臺三海乾隆名又稱為
山玉泉諸水匯之俗所謂
西湖者開濬深廣名之曰
昆明仰放魚之績兼寓習
武之意詳見舊所作為明
湖記又該插啓閉以溉稻
田并自玉河引流入京城

二之八

繞紫禁而出歸通惠河以
濟運得水之利而無病民
之事異於居昆明亦得用
此例勝朝是處號西湖歲
久淤塞命疏治初時衆慮
致水艱既而衆復愁水潰

隄堰閘洞以次脩今無水
患收水利稻田闢將百餘
頃菰蒲鳶魚更餘事則有
司存實禁地設如芻蕘雉
兔與民同將見菰蒲鳶魚

二之九

淨盡且增爭奪之相害叶
盡信書不如無書我於為
政每存此意

城鹽州

美聖謨而誚邊將也

城鹽州美聖謨而誚邊將
德宗築城五原上不謀邊
臣不謀相自從城築鹽州
安闡布贊普增悵望十餘
載弗敢犯塞萬姓夜眠晝

二之十

無恙又如張仁愿受降築
三城北邊千里得安寧其
後邊將非不計及此願欲
養寇翻得握強兵各為身
謀將可鄙獨斷築城君足

美白家樂府意在此然亦
不過慎守幸保無事而已
矣城廸化烏魯木齊增廨
舍城惠遠伊犁今為外戶
閩野可牧畜田可耕工商

二之十一

富聚謀經營來往夜行無
盜驚哈薩布魯常至城以
馬易帛攜歸簞是城較之
鹽州受降拓萬里香山白
傳以為何如耳

道州民

美臣遇主也

道州昔有侏儒貢矮奴市
取京都送漢武侏儒一已
足歲、取斯亦何用道州

二五二

任土誠堪嗤勒民為奴民
已卑而况祖哭其孫父哭
子村里常歎生別離道州
民幸得陽城坐讜罪人出
而為刺史催科政拙勞撫

字叶肯使矮民為矮奴世
為賤役無終止朝廷感悟
璽書下矮奴之貢因永罷
叶猶是爭臣論所激昌黎
豈徒工文者道州民生男

二之十三

每以陽字之是何異新息
之民多姓賈

馴犀

感為政之難終也

馴犀馴犀來暹羅脊如披

甲角如戈虎豹兕象世常
有世人曾得見犀否康熙
末年憶尚逮海蠻獻犀金
庭至自稱漠渤不揚波知
有聖人中國治越裳獻雉

原可方

皇祖視之不經意權教暢
春飼板房初未詫為竒瑞
事

皇考踐阼

先志承遂命返之厚賜仍
既不似建中放象歸南方
亦不似貞元留犀致凍亡

以
聖繼

聖王道昌勤政務本卻禎
祥慎終如始揆一覆白傳
馴犀詞徒芳如蒼蠅聒庸
何傷

五弦彈

惡鄭之奪雅也

五弦彈舜所作以歌南風
樂民樂解愠阜財意斯託
五弦彈忽奪鄭趙璧之技
人愛聽率牽於情失其性

二之十六

吾雖不解琴實會琴之理
古人操縵豈習巧一字一
弦而已矣五弦彈疏以越
大弦春溫能使氣和平小
弦秋肅能使私消歇其音

曳之復融之要使人皆可
學而能以致和與中設如
趙璧之所為是乃梨園一
樂工五弦彈鄭奪雅後世
之琴非古琴人盡如斯趙

二之十七

璧特稱其甚者試看白傳
所云淒淒切切冰鐵寒何
異琵琶行之大珠小珠落
玉盤謂翁不解其妙惡其
奪何乃形容曲盡而言人

所不能言善哉東坡得其
旨歸家直欲淨洗箏笛耳

蠻子朝

刺將驕而相備位也

蠻子朝彼自至初非蜀將

之所致彼亦蓋貪中國利
涉遠來朝必有賜蜀將乃
攘為己事更謂開元鮮于
仲通征蠻徒喪師豈如貞
元蠻慕明德而自通誠覲

玉陛德宗嘉其誘諭功遂
令蠻朝大明宮異牟尋男
尋閭勸並教召對延英殿
召對賜衣更賜食大臣歎
羨不可得蜀將揚之頗得

二之十九

意拖紫佩金相備位白傅
樂府因為刺雲南天末六
詔蠻來朝弗朝於國誠何
關邊將得意相備位爾時
政治從可觀辛卯土爾扈

特來跋涉萬里誠憊哉伊

犁收撫掄將材辛卯夏土爾扈特汗

渥巴錫等自俄羅斯之額

濟勒率屬內附告之伊犁

將軍伊勒圖以聞特自烏

什調舒赫德往彼為將軍

經理其事舒赫德遵旨分

二之十

等來山莊朝覲宴賚回至

所授游牧地生計有賴咸

得安居樂業越二年授舒

赫德為大學士入閣贊理

務示恩安輯非徂徠木蘭

秋彌命厠陪山莊挈迴鎬

宴開至今畜牧孳童孩將

亦為相調鹽梅備位非相
驕非將白傅再生應難騰
口謗

驃國樂

欲王化之先邇後遠

二之十一

也

驃國樂遠在天末隔之大
海邊舒難陀來獻表誠虔
至於貞元十七年德宗受
之聽其樂玉螺銅鼓合奏

文身踊舞搖花鬢一時驚
喜文武班拜表稱賀願付
史館宣吁哉爾時為何時
亂臣賊子接踵伺神器乘
輿出奔上下多流離奸如

盧杞弗忍去忠如陸贄危
則珍惜安則亟去之驃國
樂想亦偶至中國窺固非
懷德與畏威居易願欲王
化先邇而後遠是謂不揣

其本而惟其末之徒齊

縛戎人

達窮民之情也

縛戎人不是戎人實漢人
鄉貫涼原沒落蕃皮裘毛

二之十三

帶束繫身牧羊飼牛多苦
辛冒死奔逃欲歸漢忽逢
漢軍出拜見却被將軍縛
作蕃同彼真蕃作俘獻有
詔赦死徙南方離却蕃鄉

投蠻鄉蠻鄉言語本不解
有苦誰訴淚萬行涼原故
地不得歸蕃中妻子歎別
離較諸真蕃更增苦窮民
之情誰達之居易作歌良

二之二十四

有以邊將冒功率如此縛
戎人聽我今歌縛戎真促
浸官寨噶喇依大兵四面
重圍據高壓下逐步進
奪碉破柴力不遺神器火

攻賊益懼土囊堆積聊避
危定西將軍阿桂攻勦促
圍攻至噶喇依督兵四面
摧圯層用大礮轟擊所向
復斷賊取水之路番眾絡
繹來投皆言高厚礮墻俱
為礮穿透其寨垣坍塌者
復壓斃多人逆首膽落因

二之二十五

寨踞石峯之上不能穴地
而避遂以土囊堆積護
迨攻擊益力索諾木兄弟
及其助惡大頭人丹已沃
襍爾等計窮乞降即解京
千餘人面縛乞降即解京
獻俘以復斷水路艱取汲
立待朝夕成掃犁乃羣面

縛蕃城出牽羊肉袒難怒
其亦有漢人則實逆兵降

賊者

張坤忠以內地營兵盜竊軍營火藥逃入

促浸轉為賊人設謀畫榮及官兵攻圍噉喇依賊勢窘迫阿桂向其勒索逆酋等遂將張坤忠縛獻時當

三二六

巡幸山左令軍營派員解赴行在疊加刑鞫逆犯供吐伏辜即令行營示衆正誅磔示衆

法明凌遲是皆同聞共覩
之實事豈如唐代冒功屈
陷以詐為巡歸郊臺奏凱

宴獻

廟獻俘歲禮儀縛戎人由
今視昔非同彼縱有香山
之才奚為辭



08465

